

Π Ο Λ Ι Τ Ε Ι Α

西学经典

理想国

Πολιτεία

柏拉图 著
吴献书 译

真、善、美
一部涵盖了柏拉图
重要思想体系的扛鼎之作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理想国

Πολιτεία

[古希腊] 柏拉图 著

Πλάτων

◎吴献书 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理想国 / (古希腊) 柏拉图著; 吴献书译.

—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438-6869-4

I. ①理… II. ①柏… ②吴… III.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. ①B502.2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9955号

理想国 吴献书译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任编辑: 曹伟明 何学雷

美术编辑: 方 左

封面设计: 翰清堂

策 划: 北京东云智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编: 410005

经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印次: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mm 1/16

印张: 17.5

字数: 250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438-6869-4

定价: 26.8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伟大的哲学戏剧

——柏拉图《理想国》导言

柏拉图作为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之一，给我们留下了三十余篇对话体作品，他的作品反映出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，甚至不少人认为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谜。阅读和理解这些作品，至少可以从哲学、文学、政治学及伦理学的角度入手。

《理想国》的希腊文是Politeia，原意就是城邦、政治共同体。整部对话的情节大致是这样：苏格拉底从雅典到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去参观节日庆典，被一群朋友拦住要和他辩论，随后他们来到了当地的富人克法洛斯的家，从而展开了一场关于“何谓正义？何谓理想城邦？为何正义者比不正义者幸福？”的辩论。

这本著作囊括的内容实在太过于丰富，柏拉图在书中设计了苏格拉底和许多人的对话，但没有哪个对话者的言论绝对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思想。柏拉图的思想隐于其中，并不明言，这就造成了理解的障碍——或许也正是对话体写作的妙处所在。在此，我们不妨把《理想国》当做一出绝妙的戏剧，在辩论场上的唇枪舌剑中领会作者的真意。

初论正义

全书共分十卷，第一卷是引子，据说要早于整部书创作的时间，后来才作为有机的部分放在书里，因此可以脱离全书单独成篇，其风格与柏拉图的早期作品相似。其特点是：对话没有结论，采用标准的苏格拉底“精神助产术”^[1]方法，有时会偷用若干诡辩方式以打击对手。

在这部分苏格拉底先后和三个人进行了谈话。第一个是克法洛斯，二人基本没有辩论。苏格拉底摆明观点：欠债还钱和不说谎并不代表正义。接下来是玻勒马霍斯，他把正义定义为“把善给予友人，把恶给予敌人”，也称为“助友

[1] 所谓精神助产术是苏格拉底创造的辩论方法，即通过引诱辩论对手不断提出论点，然后再由苏格拉底加以归谬，从对方的观点推导出一些荒谬的或自相矛盾的结论，用这种办法将论辩引向深入。

害敌”。而苏格拉底证明了这些概念还不是正义。

最后出场的是色拉叙马霍斯，他是一个强硬的谈话对手，他认为“正义是强者的利益”，把道德当做正义，只能得出“不正义者有益，而坚持正义有害”的结论。苏格拉底对此提出的反驳是一套夹杂着诡辩的组合拳，他先质疑利益的定义，再质疑“什么是强者”，然后讨论“正义的人是又好又聪明的人”。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招数之下，对手明显招架不住。这套辩论可以说是高级诡辩的经典教材。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在这里运用诡辩方法？笔者的解释是：这些人代表的意见，不是柏拉图认为值得认真对待的意见，对付低级的对手，用一些低级的办法就可以打发了，反正他也看不出来。而在下文中，苏格拉底再也没有用过诡辩方法。

通过与他人的辩论，苏格拉底否定了几种关于正义的世俗定义，把正义和财富、幸福、霸权严格分开，为真正的正义的出场做出铺垫，清理场地。

城邦的起源和体制

第二至四卷中，苏格拉底的主要对话者是两个人：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。格劳孔重新提问：既然正义和物质利益无关，那么正义与不正义何者幸福？正义好于不正义吗？坏人享尽荣华，好人挨饿受冻，怎么使人相信正义比不正义好？阿德曼托斯则说：诗人对正义的赞美和对不正义的赞美并存，使人无所适从。

而苏格拉底认为，要想知道什么是正义，首先要知道，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，先说清楚城邦的正义是什么，个人的正义也就清楚了。于是他先介绍了城邦的起源。一个好的城邦，关键在于一个好的护卫者。所谓护卫者，也就是领导者，他应该满足勇敢、节制、智慧这三个条件。

接下来，苏格拉底话锋一转，开始讨论起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教育护卫者来了。因为文学作品可以谱写为音乐，编成故事、诗歌和悲剧，对人的教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苏格拉底把分析的矛头对准了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作品。他认为这两个人的诗歌有很多败坏青年的内容，比如把诸神描写得好色、易怒、贪杯、胆小、说谎等坏习惯一应俱全，宣扬的东西和勇敢、节制、智慧恰恰相反。应该在净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，加强体育锻炼。同时要训练护卫者坚持原则，吃苦耐劳，拒绝诱惑。他认为，护卫者的贫穷，就是幸福。

关于城邦的体制，苏格拉底在此也作了介绍。他引用了腓尼基人的传说，说神造的人共有金银铜铁四种，质量依次递减，金银二类人是国王、贵族和武士，铜铁是底层民众。但是这个等级不是世袭的，在代际传承的时候，可能引起成分

的变化，金父可能生银子，银父可能生金子，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动。这个思想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，这是比较早出现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萌芽，它既保证了社会的等级性，又允许“合理”的社会流动。各个层次的人各安其分，各尽其责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城邦由三类人构成，各自有各自的德性：统治者的德性是智慧，武士的德性是勇敢，普通百姓的德性是节制。这三种人各自安分守己，尽自己的职责，保证三个阶层的和谐，这就是城邦的正义。相对说来，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：理性、欲望和激情，理性的特性是智慧，欲望要求节制，激情的特点则是勇敢，这三种品质的和谐，就是个人的正义。而不正义，就是三个部分的不平衡、不和谐。城邦的任何一个阶级势力过于强大，都是不和谐；对个人来说，理性、勇敢、激情中的任何一部分过火，也是不和谐的，这些都是不正义。至此，正义的定义就清晰明了了。

理想国家的构建，以及对理念的认识

第五至七卷是全书的高潮段落。如果说上面的内容，只是为理想国家做一个铺垫，那么全书的高潮部分，就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想意义的国家的讨论。这一部分既是带来巨大争议的部分，也是哲学上非常紧要的部分。

苏格拉底本来打算列举现存的几种政体之后便结束谈话，但是被其他人打断了，他们强烈要求苏格拉底为他们说清楚理想国家构建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是：第一，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和训练，共同承担同样的工作；第二，取消家庭和私有财产，实施共产、共妻、共子；第三，哲学家成为国王。这三个问题堪比“三次大浪”，一次比一次猛烈，因为这三件事在当时实在是太超前了，在常人看来也许过于古怪而不切实际，以至于苏格拉底不愿意公开讨论。

因为这些思想，柏拉图被一些人称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祖师爷。卡尔·波普就持这样的观点，此人写了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一书，攻击社会主义，书中一半篇幅都在批判柏拉图，大骂柏拉图要为后世的共产主义负责。而另外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，比如利奥·施特劳斯和沃格林，他们认为，这三条意见并不一定是柏拉图本人的意思，也许，苏格拉底如此说，恰恰有可能是在证明所谓理想国家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无论孰是孰非，我们只能说，柏拉图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观点。

苏格拉底接着阐述了理念论的基本思想。理念，是事物的完美母本、范型和模板，它们仅仅存在于可知世界，而和可知世界相对的是生灭变化的可感世界。

苏格拉底（此处可以肯定是柏拉图本人）就这样把世界一分为二，这就预示了后来的现象和本质之分。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。为了认识善的理念，需要从低到高地把认识分成四个阶段，即信念、想象、理智（数学）和理性（辩证法）。只有最高的辩证法才能认识最高的理念。苏格拉底把人比喻为在山洞里面的奴隶，他们手脚被捆住，只能面向墙壁，观看火光把身后的事物投射到墙壁上的倒影。人对真理的认识过程就是从洞穴中挣脱锁链爬到地面上来的过程。人习惯了黑暗，乍见阳光会眩晕，不能直接看太阳，而只能先看看花草树木的影子，适应强光之后，才能直视现实事物，乃至太阳本身。这个人要想把在地面上看到的事物告诉洞中的人，就得重新返回洞穴，经历适应黑暗的痛苦过程，而且还可能被人讥笑或误解，这也是哲学家在现实中可能遭遇的处境。这一部分哲学论说，最为后人所重视。

城邦的衰败，或美德的算术

如果说，前面七卷是一路上升至顶峰的过程，那么第八至九卷可以比作从最高处的下降。这一部分的主线，是描述最理想政体在现实中是如何衰败的。在衰败过程中，城邦依次经历了四种政体：荣誉政体、寡头政体、民主政体、僭主政体，每一种政体都对应着一种人格。

荣誉政体也就是贵族政体，其特点是重视体育、崇尚战争，这意味着正义的和谐秩序的破坏。相对应的人格是爱财或者好胜的人格。一旦私人财产出现，就构成了对荣誉政治的破坏，演变为寡头政体，导致两极分化，城邦分裂为穷人的城邦和富人的城邦。相应的人格特点是由好胜型变为贪财型。欲望占上风，理性、激情占下风，拜金、省俭、勤劳、吝啬，在竞争中又表现得异常软弱。贫富分化导致革命的发生，民主政体取代了寡头政体。

但是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的评价更低，他认为，乞丐罪犯增多导致法律和契约的发达，这本身就不是好事情。过度的行动与言论的自由，导致性格多样的坏自由主义。强调个人自由，不服从多数，崇尚不加区别的平等，奴隶和主人平等，人和狗也可以平等，这就败坏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。人心中的不必要欲望受到助长鼓励，美德消失，各种欲望平等，没有秩序和节制。社会的基础被破坏，追求不必要欲望的人造成社会混乱，成为社会主宰，使得必须有强势的政治领袖出来维持社会秩序，这就是僭主政体的产生。早期僭主用暴力征服手段清除异己、强化国家机器，最终导致对人民的普遍奴役。相对应的僭主型人格的特点是

无节制的放荡、恶行与专制型人格。

列举了四种政体，苏格拉底的漫长论证已经接近结论，他针对第一卷的种种意见，总结了最正义的人最幸福的理由。僭主是最不正义的，虽然他表面风光，但是内心深处是不自由、不满足的，充满了恐惧感。从心灵的三个部分看，它们分别对应着三种幸福：理智的幸福是爱智慧，激情的幸福是爱胜利、爱荣誉，欲望的幸福是爱金钱、爱利益，三种幸福依次降低。心灵如果遵循爱智慧部分的引导，内部无纷争，正义也就达到了，因而是最幸福的。经过计算，哲学王比僭主快乐729倍。智慧、勇敢、节制、正义四德均备，才是最完善、最幸福的。

这一段的论述不仅有现实批判意义，而且有着相当的理论穿透力，甚至在现代社会，也可以发现柏拉图描述的种种不良现实。必须说，他对寡头制、民主制、极权专制政体的描述有着相当深刻和敏锐的一面。固然，苏格拉底本人是死于民主政治的，我们可以说，柏拉图对民主政治有偏见，雅典民主不是完善的民主制，但是，即使是比较完善的民主制，就能够避免柏拉图提出的这些批评么？聪明的读者自会有判断。也许还是阿克顿说的话有道理：“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，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。”

灵魂不朽和自由选择

第十卷作为全书的尾声，将全书主体升高到一种类似神学的立场，为正义者的幸福做最终辩护。苏格拉底提出了灵魂不朽这一重要主题。他说，恶包括不正义、无节制、懦弱、无知，正是正义、节制、勇敢、智慧的反面。恶毁灭万物，但是不能毁灭灵魂。灵魂不会减少，也不会增加。一切人在死后，都为其生前的所作所为受到相应的回报。作恶的人生前享福，但是死后必受惩罚。

关于自由选择，苏格拉底讲了一个神话故事，这个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死之后，经历了一千年的历程方得重新投胎，来生的命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，但是一旦选择，就不能改变，此后一千年就必须为这个选择负一切责任。如何能够使灵魂在自由选择的时候避免错误？苏格拉底的答案是：学习哲学，追求正义和智慧。

如果说前文阐述了城邦的正义，那么这部分就是揭示了灵魂的正义。此处的论证为“好人必得好报”给出了一个神学的最终保证，它揭示了一切宗教在伦理学上的秘密。宗教的伦理基础正是在于把赏善罚恶的权力给了神，正是出于对死后审判的恐惧、对那些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敬畏，人们才会选择行善。柏拉图在此尤其强调，后世的报应是灵魂自己选择的结果，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讲的

这个故事，正是康德实践理性的三个公设（意志自由、灵魂不死、上帝存在）的先驱。

结语

整部《理想国》的内容异常丰富深刻，一篇简短的导读只能是管中窥豹。整部书读下来，初读者难免会有抓不住要领之感，好在这是一部经典著作，卡尔维诺说，经典的意思就是你经常听人说“我正在重读”，而不是说“我正在读”。

《理想国》正是这样一部常读常新，值得毕生阅读的伟大著作，因为它讨论的问题，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永恒话题——人类社会的“好的生活”。

关于好的生活如何达到，没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、固定不变的答案，而柏拉图本人的意见又是如此的晦涩难辨。不过大致可以看出，柏拉图最重视正义在“好生活”中的重要性，没有正义，也就不可能有善。但是理想中正义的生活能否实现、如何实现，柏拉图没有给出明确答案，主要原因是理想国家的条件过于苛刻。如果柏拉图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他就接近于一个社会主义者；如果他实际上否认理想国家实现的可能性，那么，他就接近于一个保守主义者。也许柏拉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难以归类的，同样，正因为他敏锐地指出了人类社会的“好生活”所必须遇到的种种难题，这才成就了他的伟大。对于整个人类而言，必须在实践中做出选择，必须依靠正义，否则人类社会必然解体，这也许就是《理想国》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吧。

赵海峰（黑龙江大学哲学系）

Directory

目录

Πολιτεία



导言：伟大的哲学戏剧

——柏拉图《理想国》导言 /1

第一章 财产 公道 节制及以上三者
之敌对问答中之人物 /1

第二章 个人 国家 教育 /31

第三章 教育中之艺术 /55

第四章 财产 贫困 善德 /83

第五章 婚姻 哲学 /111

第六章 政治 哲理 /145

第七章 教育之实在与影响 /171

第八章 四种政治 /197

第九章 正当之政治与不正当之政治二者之乐趣 /223

第十章 生活之酬报 /245

Chapter 1

第一章

财产 公道 节制

及以上三者之敌对问答中之人物

苏格拉底 克拉根^[1] 哀地孟德^[2] 派拉麦克^[3] 塞弗拉^[4] 斯拉雪麦格^[5] 克立托分^[6] 旁听者数人

以下之问答经苏格拉底于问答之翌日在贝而斯^[7] 塞弗拉家述于泰茂、罕莫克拉底、克立吸及一无名之人之前

余（苏格拉底）昨日偕哀里斯敦^[8] 之子克拉根至贝而斯。以欲祷于女神。并一观该地人若何举行此极盛之赛会。盖此为本届创举也。既至。吾侪祷神后。观览赛会。意甚愉快。司拉司^[9] 人之赛会。亦颇不弱。久之游兴既阑。准备入城。适为塞弗拉之子派拉麦克所见。彼伤其仆致意。此仆自余身后牵衣曰。派拉麦克君请君等少待。

余反顾。见为派拉麦克之仆。因询其主人何在。

仆：君许稍待。吾主人即至矣。

克拉根：我侪自当稍待之。

不转瞬间。派拉麦克已至。其同行者为克拉根之弟哀地孟德。牛锡之子牛赛拉得。及顷亦在场观览赛会之数人。

派拉麦克：苏格拉底。汝曹已将回城乎。

苏：然。

派：然则汝见吾曹人数之多乎。

苏：然。

派：岂汝较吾侪为强耶。不然者。汝当留此。

苏：余拟说汝曹容吾曹回城可乎。

派：如吾侪不乐闻汝言。汝又乌能说。

[1] 今译为“格劳孔”。

[2] 今译为“阿得曼托斯”。

[3] 今译为“玻勒马霍斯”。

[4] 今译为“克法洛斯”。

[5] 今译为“色拉叙马霍斯”，诡辩派哲学家。

[6] 今译为“克勒托丰”。

[7] 今译为“比雷埃夫斯港”，希腊港口名。

[8] 今译为“阿里斯同”。

[9] 今译为“色雷斯”，现属希腊。

克拉根：是诚不能。

派：然则决不听汝言。汝可无疑矣。

哀地孟德：今宵有马上执火炬赛跑。而为女神寿者。汝曹尚未知之乎。

苏：有马乎。诚创举也。骑马人于赛跑时。以火炬互相授受乎。

哀：然。不特此也。今晚礼神。仪节上尚别有一番盛况。亦汝曹所当一观者。吾侪晚餐后。当即莅止。届时彼处想有多数之青年人在。吾侪可借此畅谭。故余为汝计。毋再固执。且住为佳也。

克拉根：感汝殷勤遮留。吾侪亦讵能过拂盛意。

苏：甚善。

余等遂偕派拉麦克至其家。见其弟兄连歇斯及雨雪地麦。开而雪杜牛之司拉雪麦格。彼牛之楷莫乃斯。及哀李斯托泥麦之子克立托分。少长咸集。派拉麦克之父塞弗拉亦在座。此公年已甚迈。余久不晤矣。是时伊方深坐一软垫之椅。头冠花圈。盖正预备献祭事也。室中其余多椅。列成半圆形。吾侪遂各就坐于塞弗拉旁。伊款余甚殷。且曰。

苏格拉底。汝久未来顾我矣。设余能出外晤汝。则余亦无须汝来。然年老如余。不复能进城过访。故望汝能来此较殷。盖凡人体质上之快乐愈减。谭话上之快乐愈增。此余所以望汝弗拒吾请。竟以此间为汝消遣地。并可常与此三五青年长日盘桓。虽吾一日长乎尔。毋拘束可也。

苏：塞弗拉君。以余一人而论。余诚乐与高年人纵谭。盖余素视高年人为已尝经历绝远路程之旅行家。而此路程或亦为余将来所必至。故余对于过来人。深愿一询此程途之难易险夷。今年已届诗人所谓“老年之阶”。余所愿相质正者。即人之一生果至老而更难乎。抑汝别有所以告余者。

塞：苏格拉底。余当以余一己之感触告汝。吾侪年迈之人。正如谚所谓鸟以类聚。每好集合共处。絮絮谈心。然最普通之谈话。无非“余不能食矣。”或“余不能饮矣。”“少年时与爱情上之快乐。均成过去事矣。”“回忆快乐时代。曾几何时。而今何在。此生其已矣。”怪其亲戚之忽视者有之。以老年为种种苦难之因者有之。以余观之。是皆不然。盖老年果为种种困苦之原因。则余与其他老人。当有同等之感触。顾余与余素所识者。绝无此等之经历。故余敢断言

若曹之怨。诚未得其当。余尝记昔有人问年老之诗人沙弗克里^[1]曰。“情欲犹于老年时代有用乎。汝仍为昔日之沙弗克里乎。”彼应声曰。“居吾语汝。余甚喜余已脱离汝曹所谓情欲一端矣。余觉脱离乎此。宛如脱离一狂暴之主人。”此言何其确哉。余每忆及此。辄叹服其言之真确。盖老年时代。情欲既灭。别有一种清静与自由之乐境。不特脱离一狂暴之主人。实脱离无数之狂暴之主人也。顷告汝之种种之怨天尤人。其原因实若曹之品性与情好使然。而非关老年也。盖凡具恬静而愉快之性情者。亦不觉其年老之压力。使性情而适相反。则老年与少年同此压力之负担也。

余颇佩其言。并欲其继续发言。故应之曰。汝言诚然。但余意常人或未必能深信汝言。彼人谓汝所以不觉年老之苦者。非汝具愉快之性情使然。实汝拥丰富之财产使然也。盖财产为安乐之要素。固人人所知也。

塞：汝言良是。人固不吾信也。彼人所言亦自成理。惟其理不充足耳。昔哀拉分^[2]妄毁西米斯托克里^[3]。谓彼能成名。非其功绩使然。实以彼为一雅典人耳。西米斯托克里应之曰。“虽然。设令易地而生。汝为此城之人。而余为汝城之人。则汝与余必均之不能成名矣。”

余今亦可以此语答彼老悖而不反省者。盖人之善而贫者。在老年固无如贫何。而尝有莫慰善人之憾。然彼恶而富者。虽少年亦夜气怙亡。滋多忧惧。安乐云乎哉。

苏：余欲一询汝之财产大半为祖宗所遗。抑皆汝所自得乎。

塞：大半为余所自得。汝更欲一知余所得为几何乎。余之生财能力。比较上在吾祖吾父之间。盖余祖所得之遗产。其多寡适如余今所现有。然彼经营生殖。既乃再倍三倍之。以授余父连衰泥斯^[4]。余父逐渐消耗。至授余时不及余现有之数。故余将来遗产子孙时。能较余受自余父时为多。则余愿足矣。

苏：余所以发此问者即以此。余觉汝于财产上。毫不介意。盖自来得遗产

[1] 今译为“索福克勒斯”。索福克勒斯（公元前496—前406年），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。

[2] 今译为“塞里福斯人”。

[3] 今译为“色弥斯托克勒”。公元前4世纪时期，雅典著名政治家。

[4] 今译为“吕萨略斯”。

者大半如此。非彼辛苦创业者所能也。彼创业者之爱财。不特如他人之仅以其功用利益而爱之。每以为财之创自己手。事良不易。而因生一种必使常为已有之爱心。正如诗人之爱己之著作。父母之爱己之子女也。然所见若此。斯为鄙矣。以其吐属不外乎称颂金钱而已也。

塞：此语甚确。

苏：固也。然余欲再进一问可乎。以汝观之。汝自财产上所得之幸福。何者为最大。

塞：仅一端耳。且余亦知此亦不易见信于人也。苏格拉底乎。容余详告汝。凡人至自知其将死时。辄有一种素所未有之恐怖及忧虑。缠绕于其脑中。即来世之说与今世行为上所应得之刑罚是也。人固平日视此为笑谭者。然至此则颇认其说之非虚。于是疑惑惊悸。纷至沓来。使之不得不回忆曩所开罪于人者为几何。人之所以至此时而有如是之景象者。大约以年老神衰之故。或又如飘泊扁舟将抵彼岸时。见解能较清晰耳。若曹设自知其罪恶非轻。则悲观过度。常如小儿之梦寐中跃醒。亦其势然也。然自省无愧之人。希望二字。确能为其年老时之看护。宾大^[1]有言曰。“凡清心寡欲而以公道待人者。希望之在其心。力能滋养其灵性。安慰其老境。而为彼终身之良伴也。”噫、斯言何其高且确哉。至财产之所以能有利于人者。以人有财产。可终其身不致诈欺他人。惟其无诈欺之行为。故死时心中坦然。无祭神未诚之惧与旧债未偿之忧。然此非指常人而言。盖恶人虽富。亦无补也。故以余观之。大凡识解远到之人。其于财产上所得之利益固甚多。而个中最大之一端。即心中安乐。而绝无恐怖之念也。

苏：甚善。然汝顷岂不云公道乎。公道之正义若何。不诳言而悉偿宿逋即公道乎。此外无他乎。且即此二端。竟无不适宜为公道之时乎。设有一友人。头脑清爽时。托军器于余。而至脑筋紊乱时。向余索还。余应取怀而予之乎。想无是理也。苟余竟还诸其人。谅又无以余为是者。盖人视余之不应偿还。无异于视余之不应诳语也。

塞：诚然。

[1] 今译为“品达”。品达（约公元前522—前442年），希腊著名抒情诗人，有“抒情诗人之魁”之称。

苏：然则不诳言而偿债。不能为公道正确之解释也明矣。

派拉麦克：设雪蒙拿^[1](Simanides)之主张可信。此解释固正确也。

塞：余须与矣。因余当往观祭神。至公道之问题。当授之派拉麦克与在座诸公矣。

苏：为汝嗣子者。非派拉麦克乎。

塞：诚然。(遂含笑而去。余谓派拉麦克曰。辩论之嗣子乎。请告余以雪蒙拿之所谓公道。与汝自己之见解。)

派：彼以偿债为公道。余觉此说颇正确。

苏：惜乎彼之明哲也。余又不能无疑于其言。彼所云者。汝或能了解。而我诚不能也。盖吾侪顷间所谓不应以存置已处之军器。偿还一脑筋紊乱之友人。彼必亦以为然。然他人之物。暂为吾有。吾负其责。非债而何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然则人当脑筋失常度之时。而索其存置于余之物。决不应偿之乎。

派：是决不能。

苏：汝谓雪蒙拿以偿债为公道。并不包括余所设喻之一端而言乎。

派：诚然。因彼之意。谓吾人终当以善待友。不当以恶待友也。

苏：设有人欲偿还其友人所存在已处之金。而一时形势之所关。乃偿之适为被害。则不得谓之偿债。汝谓此为雪蒙拿之命意乎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吾侪之仇敌。亦当得吾侪所负彼等之债乎。

派：然。且余谓敌人对于敌人之负债。即为恶意。

苏：然则雪蒙拿之解释公道。与诗人之解释公道。同一含糊。盖彼所谓公道者。即人人应得其应有之物之意。而此物彼即名之曰债。

派：彼意固如是也。

苏：异哉。设余询以医术所当偿人者惟何。且当偿诸何人。则彼将何以为答耶。

派：彼必曰。“医道当以药品与饮食品偿诸人类。”

[1] 今译为“西蒙尼得”。西蒙尼得(公元前556—前467年)，希腊抒情诗人。

苏：烹飪术所当偿者惟何。且当偿诸何物耶。

派：调和人之食品耳。

苏：公道所当偿者惟何。且受偿者为何人耶。

派：设吾侪取以上数端。与诸如此类之事推之。则公道者。即以善报友。以恶报敌之谓也。

苏：然则汝意果如是乎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人当疾病时。最能以善报友。以恶报敌者为谁。

派：医士也。

苏：当吾侪在危险之海程之中。何人最能施其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之手段乎。

派：舵工也。

苏：一公道之人。当于何事上最能善遇其友。而伤其仇敌乎。

派：当战时与友人联盟而攻敌。

苏：亲爱之派拉麦克乎。然而人无疾病时。医固无用也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不在海上。舵工无用也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然则平时而非战时。公道无用矣。

派：否、否。此与余意实大谬。

苏：汝意谓公道之为物。其在平时与战时。同有功用乎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如种谷之不可无农工乎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亦如欲得屨而不可无屨人之工作乎。

派：然。

苏：平时而非战时。何事上尤不可无公道乎。

派：如订约等事。

苏：汝所谓订约者。即多人的组合之谓乎。

派：然。